

印	尼	总	统
	苏	哈	托



吴秀翹 编著
余金义

时事出版社

印尼总统苏哈托

吴秀慧 余金义 编著

时事出版社

京新登字153号

印尼总统苏哈托

吴秀慧 余金义 编著

●
时事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海淀万寿寺甲2号)

邮政编码: 100081

北京市昌平区东旭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5 字数: 108千字

1992年9月第1版 1992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 一3,000

ISBN7-80009-160-0/K·26 定价: 3.50元

前 言

苏哈托是农民的儿子。他以卓越的军事才能从士兵成长为将军。但在1965年之前，他还是鲜为人知的。“九·三〇事件”把他推上政治舞台，使他掌握了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最高权力，成为举世闻名的人物。

印度尼西亚是千岛之国，人口占世界第五位，又是多民族、多语言的国家，长期受殖民统治，人民贫困。苏哈托总治理这个国家达四分之一世纪之久。25年来，印尼政治稳定，经济稳步发展，人民生活得到改善，国家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1984年印尼实现了粮食自给。1986年7月，苏哈托获得了联合国粮食组织颁发的金质奖章。1989年6月，由于印尼有效地控制人口增长，他又获联合国人口委员会“1989年联合国人口事务奖”。

苏哈托已过古稀之年，但还没有引退之意，他满怀信心地要把1989~1994年的第五个五年计划作为印尼经济振兴的最后阶段，经过这一阶段，印尼经济将真正实现腾飞。

苏哈托传奇式的人生历程，他的辉煌成就，他的个人思想、生活、家庭都为世人所关注，但目前有关苏哈托的专著不多，国内的译介更少，为此我们写了这本书，奉献给对苏哈托和印度尼西亚问题有兴趣的读者。

编著者

目 录

楔 子 连任五届总统 (1)

一 艰辛的青少年时期..... (4)

二 坎坷的戎马生涯..... (14)

荷印皇家陆军中士..... (15)

卫国军中队长..... (17)

争取印尼独立的治安军官..... (19)

战乱中的婚礼..... (23)

崭露头角..... (25)

三 登上总统宝座..... (32)

“九·三〇事件”的背景..... (32)

“九·三〇事件”的突发..... (37)

平息“九·三〇事件”..... (41)

取代苏加诺..... (47)

四 采取措施稳定政局..... (50)

加强对军队的控制..... (51)

培植专业集团..... (57)

简化政党·····	(59)
坚持现行政治体制，控制最高权力机构和立法机构·····	(60)
五 大力发展经济·····	(65)
不拘一格放手使用经济专业人才·····	(67)
实行门户开放政策，吸收外援、外资·····	(69)
充分发挥华人资本的作用，不让其资本外流·····	(72)
重视农业·····	(74)
重视人口问题·····	(77)
调整出口产品结构，摆脱对石油的过分依赖·····	(82)
重视发展旅游业·····	(85)
六 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	(88)
七 恢复和发展同中国的关系·····	(105)
八 总统周围的智囊人物·····	(122)
九 苏哈托的个性·····	(130)
十 第一家庭·····	(135)

附 录

- 一 苏哈托年表简编…………… (143)
- 二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印度尼西亚共和国
政府关于恢复外交关系的谅解备忘录…… (145)

[illegible]

~~~~~

1973年3月，印尼召开人民协商会议，在这届会议上，苏哈托第二次当选总统。1977年5月印尼举行第二次大选，在1978年3月第二届人民协商会议上，苏哈托第三次当选总统。1982年和1987年的两次大选中他又第四次和第五次当选为总统。

1



十分艰巨的。印尼人民对国家建设事业寄予很大的希望。至于我自己的情况，也只有我自己最了解，其实我与其他印尼公民并无多大差别，我的才能也并不高于其他公民，相反地我只感到自己有许多不足。现在，人民的信任将使我竭尽全力为国家服务。但工作的成果不会超过至今人民所看到的成果。现在我处在一个严峻的挑战面前，每当我与妻子听到有关提名竞选总统声明时，我总不免发出疑问：我是否能够担当使命？”这时听众齐声喊道：“能够！”在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中，苏哈托接着说：“人民协商会议的代表一定关注我的作为、关注国家与民族的利益。如果我果真有幸当选为总统，那么在我未来五年的任期中，一旦人民认为我不能胜任，可以立即把我撤换。”他接着指出：“人民协商会议是宪法规定选举总统的权力机构，当人民认为要撤换总统时，应该按照宪法行事。”

苏哈托接受提名后，立即审慎地安排大选事宜。他严格控制局势，避免发生动乱。因为在1982年大选中，大约有60人死于街头暴力事件。所以这次他采取了诸多防范措施，同时也实施了更加符合实际的经济政策。

这次大选，与其说是为了推选一届政府，不如说是为了缔造一个进步安定的未来。尽管大多数人都认为执政的专业集团会继续执政，但苏哈托仍不敢掉以轻心。他把竞选活动限定在四个星期内，细心选拔候选人并审查其演讲稿，还下令武装部队处于戒备状态，以防有人闹事。

1987年4月23日印尼进行大选，9400万选民在全国20万个投票站投票，选民投票率达91.32%。大选结果，苏哈托领导的专业集团在全国27省获得胜利。专业集团获6280万张

选票，占总票数的73%，建设团结党获1370万张选票，占总票数的16%，印尼民主党则获930万张选票，占总票数的11%。专业集团比上届大选的得票增加9%，民主党增加3%。值得注意的是，在亚齐省，专业集团在150万张选票中以多于建设团结党12万张的优势获得胜利。亚齐省位于苏门答腊省南端，50年代曾发生过反政府叛乱事件，过去一直是建设团结党势力占优势的省分。

1989年，苏哈托在回忆录《苏哈托：我的思想、言论和行动》中提到，他的子女们曾认为1988~1993年可能是他的最后一个总统任期。这段话，他只是说了他子女的想法，并没有讲他自己的态度。1990年10月，他就他是否准备再次竞选总统这一问题表示：“这不取决于我而取决于选举。”这就意味着，只要选举他连任总统，他将按宪法第三章第七条有关总统选举这一条款继续执政。

# 一、艰辛的青少年时期

关于苏哈托的生日，印尼政府两个部在他的个人履历表上都有错误的记录，每年2月20日苏哈托夫人都因为过早地接到外国使馆、亲朋好友祝贺她丈夫生日的鲜花而感到惊异，而苏哈托本人却面带微笑，很风趣地说：“为了提前达到参军年龄，改动生日也是可以的嘛！”

苏哈托是1921年6月8日出生的。他的家乡是稻田环绕的阿尔戈莫约的格木苏村。该村是中爪哇数以百计的小村庄之一。它属于戈德安乡，在著名的日惹市西郊，尽管离日惹不过60多里的路程，但这里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一个比较偏僻荒凉的地方。格木苏村农民除种植水稻外，还种植香蕉、芒果、菠萝、木棉等作物。村民们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

苏哈托的父亲叫卡尔多·苏迪罗，又名卡尔多惹佐，是一位农村公务员，协助村长负责村里的饮用水、灌溉水的管理工作。村长有一名秘书，一名警察和一名管水员作为他的助手。水对农家来说是生死攸关的，尤其在大旱之年，放水多少不均便会引起争执。公平熟练的管水员会受到大家的尊敬。卡尔多惹佐做这一工作的报酬是由政府暂拨两英亩稻田给他耕种。他买不起水牛，只能用锄头翻地，有时也用换工

方式借别家的水牛耕地。他负责管水，村民很信任他。村民认为管水员要比种田轻松，其实他也是十分辛苦的，整天在田间小路上来回巡视，把水分配到需要水的田里。而管水员调配饮用水、灌溉水在印尼自14世纪和15世纪以来，一直是一个神圣的制度。

苏哈托的祖母叫克罗莫，是旧式的产婆。苏哈托被祖母接到这个世界之后，就住在一间十分简陋的房子里，墙由竹片密织而成，房顶盖着瓦，房子周围种有各种果树，房前还有一小块菜地，种些日常生活需要的作物，如葱、黄瓜、菠菜、豆类和玉米等。

苏哈托排行老三，父亲与其前妻生过两个孩子。母亲苏吉拉生下苏哈托，克罗莫高兴地喊道：“是一个男孩。”苏吉拉由衷地感到宽慰和高兴，因为她知道，她的丈夫一直在祈求真主让他得到一个儿子。当卡尔多惹佐走进卧室抱起这个健康的男孩时，他笑得嘴都合不拢，高兴地对妻子说：“我真盼望有一个儿子，现在真主成全我们了，我们感谢真主。一个星期后，我们将举办一个小小的酬神会，并给我们的孩子取个名字。”过了一个星期，庆祝弄璋之喜的酬神会举行了，近邻好友都来祝贺新生婴儿健康、幸福、长寿，并在一起吃一顿大米饭，佐以蔬菜、香料、辣椒，还有些鱼和肉。餐桌上当然还摆有水果和糖果。按传统习俗，孩子的名字要请村里一位受尊敬的人来起，印尼人把名字看得很重要，如果孩子患有重病或有什么不幸，有时就要改名。卡尔多惹佐在这个酬神宴会上自己给孩子起名为苏哈托。

对苏哈托的身世，甚至对他的名字的印尼文拼法，许多人特别是外国记者特别感兴趣。为他写传记的O·G·罗德

曾向苏哈托询问过他的名字的拼法到底是Suharto还是Soeharto。苏哈托本人曾把他的名字写成Saeharto。对于罗德的提问，苏哈托微笑着回避了这一问題，他说：“好吧，我就写个S加个圆点然后再写harto，不就没有拼法的争执了吗！”更离奇的是，还传说他是私生子。1974年雅加达《波普》杂志曾发表苏哈托的“新版”家谱说，苏哈托是日惹封建贵族的后代，与苏丹·哈孟库·布沃诺九世有亲戚关系。哈孟库·布沃诺九世曾任日惹特区首长，第二届副总统，世袭苏丹，退役陆军上将，40~50年代先后任国务部长、国防部长、副总理，1965年12月被委任为最高行动指挥部副总指挥，后任建设发展统筹部长，1988年病逝。苏哈托对这些传言极为恼火，认为“不仅有损于个人和家庭，而且有损于国家与民族。”事后他的同父异母兄弟在雅加达向报界发表讲话，否认《波普》的报导，明确地说：“苏哈托不是王室的后代，而是农民的后代。”随后苏哈托还特地把这一批记者召集到总统办公室，并请了几位了解他家的老人出席。他亲口向他们介绍了自己的家史。一般地说，在印尼只有名字没有姓氏的人都是平民出身，而有姓有名的则是贵族出身，苏哈托是有名无姓的。

苏哈托的出生和印尼千千万万农村孩子的出生一样，既没有满天祥云，也没见满堂红光，只有祖母和父母的欢欣。父母对孩子当然有所期望，如果孩子能健康成长，接替他管水员的职务，就是他最大的愿望了。他怎么也没梦想过，这个经常光着身子在床上爬来爬去的孩子会成为印尼的总统，治理1.8亿多人口的印尼达四分之一世纪之久。

苏哈托出生后40天，母亲就病倒了，单独生活的祖母看

到宝贝的孩子得不到母亲的照顾，就把苏哈托带在自己的身边。祖母的精心抚养，对他的疼爱，在苏哈托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以后漫长的岁月中，他一直都没忘记。苏哈托在和自己的孩子闲谈中，经常谈到的就是这位慈祥的祖母。祖母既是产婆也是巫医，因而不论是寂静的深夜，还是烈日当空的中午，都会有人请他祖母去给人接生或者治病。她不放心的将苏哈托一个人留在家里，只要一出门，就把小孩子带在身边。她用纱笼把他系在腰间，头上盖着香蕉叶遮挡阳光。接完生或者治完病，人家会留她吃饭，苏哈托也跟着祖母一块吃。苏哈托小时候就是这样跟着祖母吃百家饭长大的。

苏哈托两岁时，母亲和父亲分了手。过了两年，母亲又结婚了，她征得丈夫的同意，把苏哈托接到身边，直到这时，他才在继父家里得到了母爱。不久，他母亲生了个小弟弟，按传统习惯，大孩子是要照顾小弟弟的，他当然要照顾这个同母异父的弟弟。他经常带弟弟在房前房后的竹林子里玩。农村的孩子没有什么玩具，苏哈托也和他们一样，只能玩门外道路上的小鹅卵石，有时还抓小爬虫玩。大人也用树枝树叶给孩子自制一些简单的玩具，让孩子自己在房前房后玩耍。苏哈托住在继父家，继父有时把他扛在肩上带他到水田地里。继父在水田里劳动，苏哈托自己则在水田边抓鱔鱼玩，他把抓到的鱔鱼带回家给母亲烤着吃。他当总统后还经常回想当时烤鱔鱼的香味。他在继父家并没有忘记祖母和生父，他常去看望他们，他生父还送过他一只小羊。在草地上放羊是他最大的乐趣，他也放过牛，坐在牛背上夕阳西下，农民荷锄而归。他对生活中的新鲜事物一直很感兴趣，

可是直到8岁，他才上小学。

当时有一种奇特的入学考查，让孩子伸右手绕过头顶去摸左边的耳朵。苏哈托通过了这种考查，入学了。学校设在基杜尔村，离他住的村子约有12里地，学校7点上课，所以他必须早早起来与同村的小伙伴一起去上课。班上有24个同学，学习课程有语文、算术、图画和唱歌，教学使用瓜哇语。苏哈托虽不是班上最好的学生，但他的阅读和算术很出色，经常得高分。

9岁时，他的生活发生一次转折。当他在乡村小学念二年级时，有一天，他的生父突然来找他，对他说：“孩子，我想带你到一个好地方去。”他生父所说的好地方就是中瓜哇的梭罗市。他生父感到乡村贫困落后，在那里没有什么出路，希望孩子能离开格木苏村到他姑母那里去受更好的教育。苏哈托听后感到惊愕。他已习惯了农村简朴的生活，他喜欢他的伙伴、他的小山羊，熟悉山村小路和村里的一草一木，特别是父亲不让他同亲密的小伙伴、同母亲和继父告别，更使他感到难过。但他一向是很顺从生父的，从没与他顶嘴，尽管难过，还是乖乖地随父亲走了。临走时，父亲同意他同老师、祖母见面，向他们辞行。祖母和老师都鼓励他到梭罗要做个好孩子，做个有用的孩子，要帮助别人，还要诚实，要努力学习。到城里去，他不能不穿得好一些，生父就卖掉小山羊，给他买了裤子，纱笼和衬衫。苏哈托见他曾喂过的心爱的小山羊被卖掉，心里很难过，但也没办法。

1930年，9岁的苏哈托第一次离开格木苏村老家。他和生父乘着双轮小马车来到日惹，然后坐火车到梭罗。沿途的新鲜事，第一次乘火车的惊喜，减轻了他离开家乡、离开亲人

的惆怅情绪。到了梭罗，父亲把他带到姑母和姑父普拉威罗哈约夫妇家里，并将他过继给他们，所以他称姑母和姑父为母亲和父亲。生父托付妹妹、妹夫好好照顾、教育苏哈托，还叮嘱苏哈托一定要努力学习，不要辜负他的希望，安顿好后就返回家乡去了。

梭罗对这个在偏僻乡村生长的孩子来说，真是令人目眩的天地。梭罗又名苏腊卡尔塔，爪哇岛最长的河流梭罗河就流经该城，它是古代中爪哇两个小王国之一的所在地。那里的王宫比日惹的王宫还要出名，每年吸引了数以万计的游客。这座花木掩映的城市中，宽阔的街道、喧闹的市场，都使苏哈托感到新奇，他尽情地在街上游逛。梭罗素有“不夜城”之称，入夜灯火辉煌，城市风光更加美丽，这一切把这个来自农村的孩子深深迷住了。

苏哈托在梭罗的时间很短。他去梭罗那年，其养父和养母一家迁到梭罗以南约百里的沃诺吉里小镇附近的伍扬托罗。不久苏哈托就重返乡村，住进棕榈叶盖顶的房屋。他在伍扬托罗上了小学三年级，学校设在离他家不远的小镇中心，是这里唯一的小学。镇上小学的设备、师资和教学水平都比他家乡小学好得多。在校时，校长还要他管理一个小图书室。在苏哈托的这段生活中，既有求学的艰辛，也有沉静的思索与对家乡的怀恋，当然也有与同学们打闹、嬉戏的欢乐。

伍扬托罗有一队童子军，虽然苏哈托没有参加，但他喜欢加入他们在街上行军的行列。后来他参加了由宗教团体发起的伊斯兰教青年运动组织，该组织对青少年进行民族主义思想教育，向他们介绍民族英雄和宗教人物的生平事迹，这



对苏哈托以后的成长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苏哈托每天下午还要上小学里的宗教课，要读《古兰经》，这是每个学生的必修课，因为该校是由伊斯兰教革新派创办的。放学后，他还在养父屋后的小菜园中浇水种菜。他每天的生活总是忙忙碌碌的，当然他也会忙里偷闲，带着他心爱的弹弓去打鸟，在野外大显身手，还真的打下过几只鸟雀。可他养父不喜欢他打鸟，认为这种行为是残忍的，为此苏哈托经常受到责骂。苏哈托虽然住在养父家，但每个月要回格木苏村老家一次，探望他的生父和曾经抚养他的祖母。当然还有曾与他一起嬉戏和学习的小伙伴。他一般要在格木苏村过夜，遇上假期则要住上两三天，同他的旧伙伴们重叙友情，故乡毕竟是令他留恋的。

苏哈托读完小学四年级后，和他的表弟苏拉迪一道考上沃诺吉里的初级中学。为了上学方便，他们两人搬到了沃诺吉里北面约20里的塞诺吉里，苏拉迪的哥哥苏迪拉多在那里担任农业官员。他们两人有时还被请到小农业实验室帮忙，苏哈托很乐意，何况做这项工作还能有些收入。苏哈托喜欢踢足球和玩竹马戏。印尼的孩子都喜欢这种很古老的竹马游戏，玩游戏的孩子身上装饰着孔雀羽毛和彩带，戴着木制和纸制虎头面具站在中间，随着激动人心的鼓声，“老虎”或进或退，骑竹马的人或躲或攻，一直到骑竹马人和“老虎”都精疲力尽才停下来。苏哈托的心智与体力在这段时间中得到发展。

按中爪哇的传统风俗，孩子长到十几岁就要行割礼。苏哈托14岁那年也按这种习俗举行了一个小小的割礼祝福仪式。这种仪式还是很热闹的，家里摆着食品、茶和饮料，门口演